

小城一瞥

风物长情

细语呢喃引雏飞

潘爱娅

去乡间做客，忽闻主人家屋顶有呢喃声。抬眼处见屋檐下有一燕巢，那声音即那巢中所出。主人说那巢里育有小燕子，我很是稀罕。想见见那巢中雏鸟，又不敢惊动。只得踮起脚跟站老远，把脖子伸长，仍是只闻其声不见其影。突然间，那雏燕似有特异功能，忽地一下全部从巢中伸出脑袋，原来是它们的母亲衔食来到了院中。那几只黄口雏燕朝着母亲的方向张着大嘴，吼声齐鸣能声震屋顶。那小小身子上的嘴确实是大，比它们母亲的嘴要大很多，我看清它们共有五只。

我不知回来喂食的老燕子是父还是母，只见它们出去又回来地飞啊飞。要喂饱这么多的雏儿，该是多么的辛苦啊！作为已为人母的我是有体会。我看着这为孩子们的成长穿梭不息的大燕子，竟联想起帮助我带孙子的“育婴师”吴宗燕。

孙子的到来，是全家的喜事也是个愁事。媳妇产假已满立刻要上班，而我已年老难扛这带孙的重担。儿媳理解我，决定请人回家带孩子。在她上班的前一两个月，我们都在为看护孩子的阿姨而奔波，我们在各个中介所和熟人之间不断打听。带孩子不是一般的做家务，双方的要求都比较高。

见过多个阿姨都不太理想的情况下，我决定自己来扛一部分担子，再把家门口那位吴奶奶请来帮帮忙。正准备这样决定的时候，职介所打来电话，说是有位叫吴宗燕的“育婴师”，愿意见面。

“育婴师”！还有这样的职业和名称？孤陋寡闻的我，从未听说过。与吴宗燕的初次见面，便让我们喜欢上了她，年轻、健美、开朗，多么美好的女性啊！并且她还有文化。通过交谈，知道她原是城郊人，因为城市的扩展，现在她已经住在城市的中心了。也因为享受了拆迁的福利，家中房产有多套。

四十出头的她，孩子在念大学，丈夫有自己的工作。她说她是闲不住的人，以前在工厂上班也辛苦。自从社会上有人考月嫂，她就考了“月嫂证”，后来又获得了“育婴师”的中级证书和高级证书。

开朗，健康，有文化，有责任心，具备这些潜质的吴宗燕陪伴宝宝成长，我们全家都感到轻松和放心。宝宝出生就小，他母亲没有奶水，也就没喝过母乳。在吴宗燕科学的照料下，宝宝牛奶喝得也多了，加上多种辅食的喂养，宝宝更加健康了。

看着宝宝长得壮实，且快乐又爱笑的小样儿，我就想：什么叫“专家”？大概就是说一个人术业有专攻，在某一个行业里别人没有而自己有的专业本事吧！那么“育婴师”应该就是看护婴儿的专家了。

在我住居的小城里，“月嫂”“育婴师”这样的新型行业正在兴起。在这个行业里就职的人，也都年轻化，文明化，美丽健康化。与以前带孩子的保姆已经不是一个概念，而且社会需求量也非常大。同时，她们与雇主的关系，也不同于以前当保姆的人。“育婴师”的身份，让她们的人格与尊严得到了升华，而她们的独立性、自主性是不容置疑的。比喻宝宝的饮食、睡觉、活动等等，只有育婴师说了算。想来，为了孩子的成长，以往那种完全依靠家中老人带娃已是不太科学的选择，请专业人员来家照护婴儿是大势所趋。

“育婴燕子家家入，细语呢喃引雏飞”。这些年轻有文化的月嫂、育婴师，一如哺育雏儿的燕子一样，穿梭在城市所需要的家庭里，奉献母爱的同时，也获得了应得的收入。这无疑年轻母亲和婴幼儿们的福音。

三条裤子

冯渊

毛士林裤子

一九七四年二月，我刚满五岁，乡下没有幼儿园，奶奶将我托付给同族的哥哥，让他带着我上了小学。

那年五六月份，天气热起来，午休时，我脱掉毛蓝细布裤子，放在凳子的一角，穿着短裤汗衫，在座位上睡着了。这一睡就睡到傍晚放学。

每天傍晚放学，学生按村庄排队，整好队伍唱着歌，才能离开学校。有时唱“八月桂花遍地开”，有时唱“路边有个螺丝帽”，一般唱不到三句，队伍就散了。大家一路打闹，走过水塘、坟地、庄稼地和菜园，每天都有着无穷的乐趣。

回到家中，洗澡时，爷爷问我，你的毛士林裤子呢？

对呀，我的毛士林裤子呢？

我怎么也想不起来。

爷爷没有骂我，第二天到学校去，从校长那里找回了我的裤子。

我突然想起头天放学时，校长在几百人的队伍前，举起过一条裤子，依稀还讲了什么话，可惜他的训话我从来都听不懂。我模模糊糊觉得他举起的那条裤子有点像我的，但我又不记得自己那天是不是穿了长裤来上学。

校长训话时，站在办公楼二楼走廊上。学校教室都是低矮的平房，只有这栋办公楼有两层，楼梯和楼板都是木头的，楼梯上面还有一间阁楼，黑黢黢的。校长常常恐吓我们，谁调皮就把谁关到楼上的黑屋子里。我亲眼看到有个同学围着操场打鸽子翻身转了一圈，不进教室上课，校长一手抓住他的两臂，一手抓住他的两脚，拎起来，将他送进了黑屋子。从那以后，我就对校长和阁楼充满了恐惧。就算确定那条裤子是我的，现在要让我穿越几百人走到校长跟前拿回那条裤子，我还是感到很羞耻。

这条裤子的布，是我小姑做衣服剩下的布头。这种毛蓝细布在那时很时尚，轻软，颜色鲜亮，久洗不退，乡下当时都叫它毛士林，年轻的女孩都以有几件毛士林布做的衣服为荣耀。毛蓝细布的质量不比阴丹士林布差，素雅文静，现在想来，用毛士林给我做裤子，真是浪费了。

没有松紧带的绒裤

四年级时，老师让我们在田埂上举行接力赛。队伍排好了，大家憋着气，都想争当第一。

轮到我时，我也毫不退让，助跑过去，抓住了同学递给我的木棒，拼命往前跑，顿觉两耳生风。

跑了不到几秒，我突然感到不对。

那是秋天，棉花盛开。天气微寒。我穿着父亲的绒线裤。那条绒线裤比我的个头大，裤腰的松紧带也掉了，我将绒线裤的裤腰两头包抄，掖起来，用外裤的带子锁紧它。走路时没事，跑动起来，呼吸急促，肚子憋进去的时候，该死，这条绒线裤的裤腰自个儿松开来

了。然后，它不管不顾往下掉，绊住了我的双腿。别说跑了，就是走路都很困难。

我本来可以停下来，解开外裤的带子，将绒裤拉上来，掖好，系紧。但众目睽睽之下，这样做，我感到羞耻。所以，我目不斜视，沉稳地往前挪动脚步。

所有的同学都看着我，大声喊着：快跑，加油。

对面的同学已经两次交换接力棒了，我举着浸透了汗水的木棒，在棉花盛开的田野间，一步一个脚印，往前走，像戴着镣铐。腿上的汗黏住了那条堕落下去的绒裤，每走一步，腿上的皮肤就被拉扯着。终于，我团队里的同学受不了啦，违规冲过来，抢走了我手里的接力棒。

从那以后，同学们都夸我沉得住气。

锦纶裤

那时候，几乎每个家庭都有纺线车，不少家庭还有织布机。在我后来的记忆里，奶奶有一点空就坐在纺线车前，到大姑家，总见她坐在织布机上，梭子飞来飞去。

老人大多穿的是家织布，厚实略显粗糙。年轻人穿的是买的细棉布，只有经济条件好的家庭里，当家的才有一两件涤纶衣服。

父亲在供销社任职，供销社进货时，卡车运来的商品要存放到仓库，必须有工人卸货搬运。有一次，汗水将这个搬运工的粗布上衣全打湿了，他站在梧桐树下，用手扇风，对着大片的梧桐叶，慢慢而坚决地说：“我今年一定要让我三叔给我买一件的确良衬衫。”

而坚决地说：“我今年一定要让我三叔给我买一件的确良衬衫。”

他说的“的确良衬衫”仿佛在树叶下面闪闪发光，让他身上的粗布褂子自惭形秽。我不知道他三叔是干什么的，我也不知道的确良衬衫对他有多重要。

的确良是棉涤的俗称，是聚酯纤维和棉花纤维的混纺品。这种布料弹性好，成衣后不变形，挺括。的确良布料做的衣服，穿起来的的确凉快。这种布料也有缺点。我的化学老师曾对着一个同学穿了多年变得通通的的确良衬衫说，你看，棉纱纤维都洗没有了，只剩下了聚酯纤维。

还有一种纤维可以蔽体。那就是聚酰胺，俗称尼龙，也称锦纶。这种布料十分耐磨，弹性好。初三那年，我有了一条尼龙裤，不过，不是正经的锦纶布料，而是日本进口的尿素袋子做的。国人将这种进口尿素的包装袋染成深青色或黑色，裁剪成衣服，今天想起来可能觉得有辱斯文，那时候恰恰是“斯文”的表现。父亲是供销社职工，才有机会获得这种福利。我是冬天穿上这件尼龙裤的。上身穿着棉袄，十分臃肿，下身穿着一件薄薄的绒裤（不是上面那条没有松紧带的），外面包着深青色的尼龙裤。

初中学校的左前方是一片湖水，冬天，我走在湖堤上，风从收割后的稻根上吹过来，尖利寒冷，带着冰屑的味道。四野无人，我无来由地想到一个刚学会的词语：玉树临风。

这样想着的时候，低头看自己瘦小的两腿，又觉得很羞耻。



母子 汤青 摄

